

ALL SOULS TRILOGY

魔法觉醒三部曲 (I)

魔法觉醒

下卷

A DISCOVERY OF WITCHES

DEBORAH HARKNESS

[美] 德博拉·哈克尼斯 著 芮婉婉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ALL SOULS TRILOG

魔法觉醒三部曲 [I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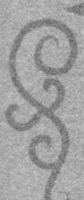
魔法觉醒 下卷

A DISCOVERY
OF
WITCHES

DEBORAH HARKNESS

[美] 德博拉·哈克尼斯 著 芮婉婉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

ALL SOULS TRILOGY

魔法觉醒三部曲

◎ 《魔法觉醒》


A DISCOVERY OF WITCHES

《黑夜魅影》

SHADOW OF NIGHT

《生命之书》

THE BOOK OF LIFE



献给莱克茜和杰克，他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。





一切从匮乏与欲望开始。

一切从鲜血和恐惧开始。

一切从女巫的觉醒开始。

A DISCOVERY
OF
WITCHES

上午，马修骑着巴尔塔扎离开城堡，从那时起，我们一直在客厅里等他。地上的影子越拉越长，快到黄昏了。如果是人类，这么长时间骑下来，应该已经累得半死了。早上发生的事情提醒我，马修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吸血鬼——他有许多秘密和复杂的过去，还有很多可怕的敌人。上方传来关门的声音。

“他回来了，他会去他父亲的房间，每次遇到麻烦都这样。”伊莎波说。

马修美丽又年轻的母亲正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，而我则用大腿夹着双手，不吃玛尔特放在我面前的任何东西。早饭之后，我就没有吃过东西，但是我心里空荡荡的感觉与饥饿毫无关系。

原本有秩序的生活被击碎，一片片包围着我。我在牛津大学获得的学位、在耶鲁大学获得的职位，以及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，它们都曾是我生活中的意义所在，也是我生活的构成部分。但是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，有险恶的吸血鬼和危险的巫师，它们不再是我的慰藉。我完全暴露在这个世界里，一只吸血鬼和女巫的血液让我又多了一个弱点。

马修终于来到客厅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看起来清清爽爽。他冰冷的视线停留在我身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嘴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
这是我在他身上察觉到的最后一丝令人安慰的熟悉感。

走进客厅的吸血鬼不是我认识的马修。他不是面带嘲讽的笑容，悄悄进入我的生活，邀请我吃早餐的马修，那个马修优雅、迷人；他也不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，一心只想弄清楚自己从何而来的科学家；昨夜，马修把我搂在怀里，热烈地亲吻。我无法从眼前这只吸血鬼身上看到我认识的马修。

这个马修面容冰冷，所有柔软——他的嘴、精致的双手、宁静的眼——都变成了坚硬的线条和棱角。他似乎比我记忆中的马修更老，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带着疲惫和小心，都反映了将近一千五百岁的年龄。

壁炉里的一段木头裂开了，橙红色的火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一开始只有红色，接着，红色有了纹理，一缕一缕地闪着金光、银光。纹理变成了头发，萨拉的头发。我抓着肩上的背包带子，把午餐盒扔到家庭活动室的地板上，啪嗒一声，和我父亲把他的公文包扔在门边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。

“我回来了，”儿时，我的声音又高又亮，“有饼干吗？”

萨拉转过头，她的头发是红色和橙色的，在傍晚的光线下像火焰一样。

但是她的脸是纯白色的。

白色吞没了其他颜色，变成了银色，呈现鱼鳞的质感。一件锁子甲紧贴在一具熟悉的强壮的身体上，是马修。

“我不干了。”他抬起白色的双手，揪扯身上那件正面带一个银十字架的黑色短袍，从肩上撕开。他把短袍扔在某个人的脚边，然后转身，大步离开。

一眨眼，幻象消失了，眼前是塞图尔温暖的客厅，我心里的震惊却没有消散。和巫风一样，又一种隐藏的天赋出现得毫无征兆。我母亲也是这样吗？突然看到清晰的幻象？我看了一下房间里的吸血鬼，

似乎只有马修注意到了，他正担忧地看着我。

马修走向伊莎波，轻轻地吻了吻她洁白无瑕的脸颊。“我很抱歉，妈妈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噢，他一直是讨厌鬼，不是你的错。”伊莎波温柔地按了按儿子的手，“我很高兴你回来了。”

“他走了，今晚不需要担心了。”说完，马修抿紧嘴，用手指抓了抓头发。

“喝。”玛尔特属于危机管理领域的食物学派，她递给马修一杯酒，又在我手边放了一杯冒着热气的茶。

“谢谢你，玛尔特。”马修一边喝酒，一边把目光转向我，把酒往下吞的时候，又刻意看向别处。“我的手机。”他突然说，然后转身往书房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就从楼上下来了。“打给你的。”他以一种不会碰到我的手的方式把手机递给我。

我知道电话那头是谁：“喂，萨拉。”

“我已经给你打了八个小时的电话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萨拉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否则她不会打电话给一只吸血鬼。听着萨拉紧张的声音，我想起了她在刚才的幻象里一脸惨白的样子：不只是悲伤，还有深深的恐惧。

“没发生什么，”我不想再让她害怕，“我和马修在一起。”

“就是和马修在一起给你带来麻烦了。”

“萨拉，我现在没办法和你说。”此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我的姨妈争吵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：“黛安娜，在你决定把命运交给一只吸血鬼之前，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的脾气蹭地一下上来了，“你认为是时候告诉我契

约的事了？你不会刚好还认识圣会里的巫师吧？我可是有很多话要和他们说。”我的手指在燃烧，指甲下的皮肤变成了明亮的蓝色。

“黛安娜，因为你一直拒绝自己的力量，拒绝讨论魔法，所以我才认为契约和圣会与你的生活无关。”萨拉听起来是在为她自己辩解。

我愤愤不平地笑了一声，手指上的蓝色开始变浅。“随便你怎么说，萨拉。爸妈被杀的时候，你和埃姆就应该告诉我真相，而不是给我一些半真半假、神秘兮兮的暗示。现在已经太迟了。我需要和马修聊一聊，明天回你电话。”我挂断电话，把手机扔到脚边的搁脚凳，然后闭上眼，等着指尖的刺痛感消失。

三只吸血鬼都在看我，我能感觉到。

“那么，”我打破沉默，“圣会还会派出更多的访客？”

“不会。”说完，马修的嘴又抿紧了。

回答只有两个字，但至少是我想听的。几天没有见识马修的情绪变化，我几乎忘记了那是多么可怕。我原本以为今天的情绪爆发已经告一段落，可他接下来说的话迅速抹杀了我的希望。

“圣会之所以不会再来打扰，是因为我们不会违背契约。我们再待几天，然后回牛津。这样安排可以吗，妈妈？”

“当然。”伊莎波立刻回答，她当然是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的旗帜暂时不要降下来，”马修继续说，条理清晰，“村民不应该放松警惕。”

伊莎波点点头，他的儿子抿了一口酒。我看看伊莎波，又看看马修，想获得更多的信息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我。

“几天前，你还说要带我离开牛津。”无声的请求得不到回应，我只好开口。

马修看向我，眼神令人生畏。“现在你得回去了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同时，后面几天，不散步，不骑马。”他的冷酷比多梅尼科说过的

任何一句话都要骇人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逼问他。

“不跳舞。”马修说，他的态度表明其他活动也都取消，“我们要遵守圣会的规则。如果我们不再激怒他们，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重要的事务上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要我装死。你要放弃你的工作和《阿什莫尔782号》？我不相信。”我站起来朝门口走。

马修粗暴地拽住我的手臂，没有哪一条物理定律可以解释他的速度。

“坐下，黛安娜。”他的话和他的动作一样粗鲁，但是他至少有了一点情绪，这竟然让我有些高兴。

“你为什么妥协？”我低声问。

“为了不引起人类的注意，也是为了让活下去。”他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，把我按在一个靠垫上，“这个家族不讲民主，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不能犹豫或者质疑。明白了吗？”他在暗示对话到此结束。

“否则呢？”我知道这样问会激怒他，我宁愿让他对我发火，也不愿承受他的冷漠。

他放下酒杯，水晶玻璃反射着烛光。

我觉得自己往下坠，这一次，我掉进了水里。

水池变成了一滴眼泪，挂在一张白皙的脸上，闪闪发光。

萨拉满脸是泪，她的眼睛又红又肿。埃姆在厨房里，她走出来，很明显，她也在哭，她看起来已经崩溃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，因为害怕，我的胃开始绞痛，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
萨拉擦了擦眼睛，手上沾着她施咒时用的药草和香料。

她的手指越来越长，上面的污渍溶解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马修问，他的眼神带着一股野性，他抬起苍白的手，从一张同样苍白的脸上抹掉一滴沾着血的泪珠，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巫师，他们抓走了你的父亲。”伊莎波哽咽着说。

幻象消失后，我寻找马修的眼睛，希望它们散发之前的吸引力，让我不再迷茫。目光交汇，他走过来，俯下身看着我。这一次，他的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带来安慰。

“在其他人可以伤害到你之前，我很可能已经动手把你杀了。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我不想杀你，所以请你照我说的做。”

“就这样了吗？”缓过来之后，我问，“我们要遵守一千年前达成的、过时的、狭隘的协议。”

“你不能掌控自己的力量，也不理解你自己和《阿什莫尔 782 号》之间的关系。这种情况下，你不能被圣会监视。此外，在塞图尔，你或许可以不受彼得·诺克斯的威胁，但是黛安娜，我之前告诉过你，待在吸血鬼身边是不安全的。从来没有哪个温血动物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吸血鬼身边。”

“你不会伤害我。”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依然很确定。

“那是你对吸血鬼抱有的浪漫幻想，事实上，不管我的自控力有多强，我始终是爱喝血的。”

我对此不屑一顾：“我知道你杀过人类，马修。你是吸血鬼，活了成百上千年，我会认为你一直以动物血为生吗？”

伊莎波紧盯着他的儿子。

“知道和理解是两回事，黛安娜。你想不到我可以做出什么事来。”他摸了摸伯大尼的圣瓶，迅速从我身边走开。

“我了解你。”在吸血鬼——甚至巫师——的暴虐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对马修有着近似本能的信任。

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。三个星期以前，你甚至没有听说过我。”马修的目光焦躁不安，他的双手和我一样在颤抖。伊莎波的身体越来越往前倾，但我更担心的是马修的神态。他拿起一根拨火棍，粗暴地搅了搅炉火，然后将它扔至一旁。房间里回响着金属落地的声音，坚硬的地面像黄油一样被舀掉了一块。

“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”我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舒缓。

“没什么办法，”马修开始来回踱步，“你拥有太多不受管教的力量，它们就像危险又令人着迷的毒品，其他生物都想得到。只要你的身边有巫师或吸血鬼，你就不会安全。”

我正要回应，马修已经不在刚刚所站的位置。他正用冰冷的手指托着我的下巴，我的双脚腾空了。

“我是一个捕食者，黛安娜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带着情人的诱惑，丁香的气息让我头脑发昏，“为了生存，我必须捕猎和杀戮。”他凶狠地把我的脸推向一边，让我的脖子露出来，然后焦躁地看着我的喉咙。

“马修，把黛安娜放下来。”伊莎波听起来并不担心，我自己对他的信任也毫无动摇。出于某些原因，他想吓跑我，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危险——不像面对多梅尼科的时候。

“她以为她了解我，妈妈。”他咆哮，“但是黛安娜从没体会过对血的渴望，它会撕扯你的胃，让你疯狂地想要进食。她不知道我们多么想让别人的血在自己的血管里流，也不知道我站在这里、离她这么近却不吸她的血有多困难。”

伊莎波站了起来，但仍然没有移步，她说：“现在不是教她的时候，马修。”

“你看清楚了吗，我不仅能立刻杀了你。”马修的眼睛令我着迷，他没有理会他的母亲，继续说，“我还能慢慢消耗你，今天吸一点，

等你好一些了，到第二天早上再继续。”他放开我的下巴，转而圈着我的脖子，用大拇指轻抚我喉咙上的脉搏，仿佛在判断应该往哪儿咬。

“够了。”我厉声说，他已经表演得够久了。

马修将我丢在柔软的地毯上，等我感受到撞击的时候，他已经站到了房间另一边，低头背对着我。

我盯着手掌和膝盖下的花纹。

许多颜色，多到我辨认不清，像漩涡一样在我的眼前旋转。

原来是在天空中飞舞的叶子——绿色、棕色、蓝色、金色。

“你妈妈和爸爸，”萨拉解释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紧，“被杀了。他们走了，亲爱的。”

我努力地将目光从地毯上移开，想去看那只背对着我的吸血鬼。

“不。”我摇着头说。

“怎么了，黛安娜？”马修转身，担忧立刻压倒了捕食者的习性。

旋转的色彩再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——绿色、棕色、蓝色、金色。它们是叶子，被风卷过水池，最后落在了我手边的地面上。地上有一把表面光滑的弯弓，散落的箭，一个半空的箭筒。

我拿起弓，紧绷着的弦嵌进了我的掌心。

“马修。”伊莎波发出警告。

“我知道，我也能闻出来。”他严肃地说。

他是你的，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说，你一定不能放他走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不耐烦地咕哝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，黛安娜？”马修走近一步。

玛尔特飞来到我的身边，“不要靠近她，”她嘶声叫道，“这孩子已经不在这儿了。”

我在一个无名之地，因为父母的死亡和马修的离去痛不堪言。

要小心。陌生的声音提醒我。

“太迟了，”我抬起另一只手，一掌打在弓上，将它斩断，“已经太迟了。”

“什么太迟了？”马修问。

“我已经爱上你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他迟钝地说，房间里很安静，这一刻，只有木头被烧裂的噼啪声，“太快了。”

“为什么吸血鬼对时间的看法总是这么奇怪？”我想，仍然分不清过去和现在。但是，“爱”，这个字眼唤起了我的占有欲，让我回到了此时此地。“女巫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爱得很快，萨拉说我母亲第一次见我父亲就爱上了他。在牛津市码头，我决定不用船桨打你，那个时候，我就爱上你了。”血液在我体内嗡嗡作响。玛尔特看起来很吃惊，说明她也听到了。

“你不懂。”此刻，马修仿佛也像那把弓，随时会被折断。

“我懂。圣会可以阻挠我，但是他们不能教我应该爱谁。”当我的父母被夺走时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别无选择，只能照别人说的做。现在我是一个成年人了，我要为马修反抗。

“和彼得·诺克斯会做的事情相比，多梅尼科的姿态根本不值一提。今天他是来和谈的，这是一种外交策略。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圣会，黛安娜——不管你是怎么以为的。就算你决定反抗，那么然后呢？让古老的仇恨浮出水面，只会使局面失控，让我们的身份全都暴露在人类世界里，你的家族或许也会遭殃。”马修的话是残忍的，他想让我重新考虑，但是他改变不了我对他的感觉。

“我爱你，我不会停止的。”关于这一点，我依然肯定。

“你不爱我。”

“我可以决定自己爱谁、怎么爱、什么时候爱。不要教我怎么做，马修。我对吸血鬼的认识可能是浪漫了一些，而你，需要彻底改变对

女人的看法。”

没等他回应，他的手机就在搁脚凳上震动起来。他说了一句欧西坦语，必然是令人震惊的咒骂，因为连玛尔特都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。在手机蹦到地上之前，马修把它抓了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问，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。

电话里传出模糊的低语，玛尔特和伊莎波交换了担忧的眼神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马修短促有力地问，“他们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？”他语气里的愤怒让我蹙起了眉头。他又说：“谢天谢地。损坏严重吗？”

我们不在的时候，牛津发生了什么，听起来像抢劫。我希望不是发生在旧馆。

电话那头继续回答他的问题，马修用一只手盖住了眼睛。
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他问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
又是一段时间的静默。马修转身走到壁炉前，右手张开平放在壁炉架上。

“到此为止，”马修低声咒骂，“我几个小时后到。你能来接我吗？”我们要回牛津了，我站起来。

“很好，我到之前给你打电话。还有，马库斯，查一下圣会里除了彼得·诺克斯和多梅尼科·米凯莱还有哪些成员。”

彼得·诺克斯？拼图突然完成了。难怪，我告诉马修骚扰我的男巫叫彼得·诺克斯之后，他立刻从苏格兰赶回了牛津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急于把我推开，因为我们在违反契约，而执行契约刚好是诺克斯的职责。

电话挂断之后的几分钟里，马修安静地站着，一只手握成了拳头，仿佛正在抑制想把石头台面击碎的冲动。

“是马库斯，有人试图闯入实验室，我需要回一趟牛津。”他转过身，眼里没有一点光彩。

“严重吗？”伊莎波担忧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他们没通过安保措施，但我还是要跟大学里的负责人说一下，无论强盗是谁，要保证他们下一次不会成功。”马修的逻辑似乎是不通的。如果盗窃失败了，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松一口气？他为什么朝他母亲摇头？

“是谁？”我警惕地问。

“马库斯不确定。”

太奇怪了，吸血鬼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。“是人类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。”我们又进入了一问一答的模式。

“我去拿东西。”我转身要往楼梯去。

“你不去，你留在这里。”马修的话让我愣住了。

“我宁愿去牛津，”我抗议，“和你一起。”

“牛津现在不安全，等那里安全了我再回来接你。”

“你刚刚才说我们应该回去！危险到底是什么？手抄本和巫师？彼得·诺克斯和圣会？还是多梅尼科·米凯莱和那些吸血鬼？”

“你有听我说话吗？我就是危险。”马修尖刻地说。

“我听到了。但是你在隐瞒我，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秘密揭晓，”我轻声说，“而我很擅长做这个。”他张开嘴想说话，但是我阻止了他。我说：“我不需要更多借口，或者虚假的解释。你去牛津吧。我留在这里。”

“你要从楼上拿东西吗？”伊莎波问，“你应该穿一件外套，只穿一件毛衣会被人类注意的。”

“只拿电脑，我的护照在包里。”

“我去拿。”因为想暂时离开这些姓德·克莱蒙的吸血鬼，所以我飞快地跑上楼。到了马修的书房，往四周看，全是他的痕迹。

银色盔甲闪着光，我看着它，脑中闪过一张张面孔，像彗星划

过天空。一个女人苍白的脸，蓝色的大眼睛，甜美的笑容；另一个女人，下巴棱角分明，肩膀挺括，神态坚定；一个有鹰钩鼻的男人，他似乎正承受着巨大的疼痛；还有其他面孔。我唯一认出来的，只有路易莎·德·克莱蒙，她面前有一只血淋淋的手。

我抵抗住幻象的吸引力，一张张面孔慢慢消失，我的身体却还在颤抖，脑子里也一片混沌。虽然DNA报告已经表明我有可能看到幻象，但是它们的到来毫无征兆，就像我昨晚突然飘起来一样。我的身体就像装满魔法的瓶子，仿佛有人拔开了瓶塞，于是，魔法都急不可耐地跑了出来。

我从插线板上拔下电源线，与电脑一起塞进马修的包里。和他说的不一样，他的护照已经放在包里了。

我到楼下的时候，客厅里只有马修。他手里拿着钥匙，肩上披着一件绒面革夹克。玛尔特在大厅里一边踱步一边低声说着什么。

我把包递给他，然后站到了离他远一些的地方，怕自己会忍不住去触摸他。马修把钥匙放进口袋里，把包提起来。

“我知道这很难，”马修的声音很轻，语气有些不自然，“但是你应该让我来处理，而且，我需要知道你是安全的。”

“无论在哪里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安全的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我的名字本来应该足以保护你，但是事实上不能。”

“把我留下来不是解决的办法。我没你清楚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感受到了多梅尼科的憎恶。他想毁掉你的家庭，你在意的一切。也许多梅尼科觉得现在不是复仇的最佳时机，但是彼得·诺克斯呢？他想要《阿什莫尔782号》，认为我能帮他拿到，他不会就这么放手。”我止不住颤抖。

“如果我愿意跟他做一个交易的话，他会放手的。”

“交易？你有什么可以跟他交换？”